

# 慎独以修己 絜矩以修人

## 明代海南先贤许子伟倡“朱陆同然”

■ 何杰华

万历二十八年(1600年)十一月,入仕十四年的琼山人许子伟,由给事中中贬为贵州铜仁府经历。十四年前,他中进士后,先是观政工部,后又以行人身份为恩师海瑞治丧。三年后,他便成为大明王朝的一名给事中,一待便是十一年。十一年间,他弹劾了宁夏之役中感于招抚、延误战机的三边总督魏学曾;在王辰倭乱发生前一年便上了《备倭六要》以预警;他还弹劾过滥杀无辜以充人头的两广督臣刘继文、怀私报复同僚的御史陈三策,查过光禄寺厨要求过整飭官员考察,请杀过矿税太监程守备。

朝的那十几年间,他的谏言却总被采纳,奏章很少被“留中”。不过,纵是“名谏”,在万历朝也难以避免成为东林党人高攀龙笔下的“小人”,更无法逃脱当朝给事中的普遍宿命——被贬。万历二十八年,许子伟因极力主张彻查恶意诋毁、排挤同僚的鸿胪寺卿张栋,被皇帝一怒之下贬去了贵州。

抵达任地铜仁后,许子伟并没有打算久任,而是甫一抵任便写好了辞呈,以回琼养母为由,选择彻底离开官场。朝廷批准的公文由京城传至黔地,已是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秋天。

### 问学白鹿洞

按明代的旅行路线,由铜仁往琼山,需从铜仁经麻阳过行界至湖南,先到辰溪,再沿沅水至辰州,随后顺长江而下至武昌;武昌再逆流而上至南昌,进入江西境内,再往广州就便捷得多了;从广州行至雷州,琼州便在海峡对岸了。如此算来,计上途中补给所耗,许子伟大概要花上七十天便可回到琼山老家。

许子伟算算时间,想想此番南归后怕是再难有北上游历的机会,便决定放慢脚步,把从前不曾看过的风景好好端详。行至南昌,他便入了庐山白鹿洞。

白鹿洞本没有洞。只因藏于庐山脚下,四周皆岭,群秀环侍,形若山洞而得名。不过,在许子伟心里,白鹿洞名副其实;唐时李渤在此牧鹿,编道家《真系》以“洞天”,承道脉;宋时朱熹在此复建书院,揭帖会讲以“洞见天理”,袭道统;再到王守仁白鹿洞开讲,开“心学”,“致良知”“洞悉圣门”。

谈及白鹿洞书院,便不得不提许子伟除“名谏”外的另一身份“乡哲”了。单为家乡教育付出这一项,他便是前无古人,后难有来者。

万历十七年,他为儋州建起许氏小学(后改称丽泽书院)、德义书馆;二十四年,又出资在文昌捐建玉阳书院;二十五年,又在琼山建成敦仁书院。此番造访这号称天下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,自然应有取经的动机。

白鹿洞书院与许子伟还有一层关系,这就要顺便提到另一位海南人郑廷鹤。

郑廷鹤也是琼山人,嘉靖十七年(1538年)中进士,入仕后曾任吏科、工科给事中,嘉靖二十九年(1550年)升为江西提学副使,成了江西教育的首长。嘉靖三十一年(1552年),郑廷鹤光临白鹿洞书院,为书院增学田、立教约,并着手启动纂修《白鹿洞志》。此后数年,郑廷鹤便与这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,聘主讲,主会讲,成为这座号称天下第一的书院历史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。

郑廷鹤青年时曾求学于海瑞的父辈、教书先生海贞范,后来成为海先生的女婿。在郑廷鹤中进士前,海瑞常向他讨教,二人在姻亲之上还多了一层师生关系。如此说来,郑廷鹤算得上是许子伟的“师祖”。

1601年,许子伟在洞主何端瑞的陪同下游览白鹿洞。只见书院前,由郑廷鹤命名的卓尔山,彼时更见“不群”;远处,郑廷鹤笔下“当然五丈人”的五老峰更是形神兼备;近旁,贯道溪潺潺,穿枕流桥,洗“漱石”,横贯南北,仍是郑廷鹤当年吟咏的情状——“浅水几头竹叶冷,清风亭下茗花香”。

缘溪而行,自南向北,枕流桥便是书院,院前有一“白鹿书院坊”,为李梦阳手迹。过坊行级步,便见棂星门,门后便是书院正门,坊上有朱熹手书“敕赐书院”四字。过正门,穿二门,便是书院文庙建筑群,先见礼圣门,门后便是圣殿,入殿便见殿内供奉孔子圣像。出殿西行,则见三贤祠,祀有朱熹、李渤、周敦颐。与三贤祠并立又有忠节祠,祀有诸葛孔明与陶渊明。



白鹿洞书院大门。何杰华 摄

圣殿北侧,则为教学区,有供讲学的明伦堂、文会堂,以及配有床榻的号舍六十间。

### 朱熹VS陆九渊

那道著名的《二贤洞教》碑,便立于明伦堂前的庭院之内。这通碑一半是讲学,一半是为这篇讲学作的跋。古碑古朴肃穆,不发一语,但它的背后,却是一场旷世持久且轰轰烈烈的思想角力。这场角力,发端于碑文中的两位主角相会于白鹿洞之前,延续至二人会于白鹿洞时,并持续至今。

这两位主角便是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与朱熹。他们的首次相会很意外,竟是缘于一场送别。宋淳熙元年(1174年)夏日,守父丧期满的吕祖谦在老家金华接待了来访的门生陆九渊,二人相谈甚欢,吕祖谦对陆九渊的学问赞赏不已。与陆九渊作别不久,吕祖谦又收到老友朱熹要造访金华并计划同游雁荡山的来信。先见陆,又见朱,如此际遇竟发生在一月之内,吕祖谦自然是满心欢喜。不过遗憾的是,朱熹爽约了。

山不来见我,我便去见山。次年,吕祖谦便由金华出发前往建阳,与爽约的朱熹会于寒泉精舍。二人在精舍朝夕相处的十余日里,共同研读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颐、程颢四人的理学著作,并摘其中若干条目汇编成册,题其名为《近思录》,以之为初学者入门之教材。这次相会,让吕祖谦不禁将已名声大噪的陆九渊与朱熹两相比较。此二人虽都以儒学为尊,却理念相异,性格迥然——“元晦(朱熹)英迈刚明,而工夫就实入细,殊未可量;子静(陆九渊)亦坚实有力,但欠开阔耳。”确实如此,朱熹主张“性即理”,认为治学求道应重格物致知,要借助“外物”探求真理,即“道问学”;陆九渊则主张“心即理”,认为治学应“发明本心”,无需借助外物,只需通过自省唤醒本心即可,即“尊德性”。二人治学目的一致,均为探寻真理,但路径却如此大相径庭。

在朱熹为吕祖谦送行的路上,吕祖谦一直在思考:如何调和二人之间的理论分

歧,是否有可能将二人的哲学理念予以融合?在将要抵达江西鹅湖寺时,吕祖谦将自己想谈二人于此,就各自治学之道展开辩论的想法问询于朱熹。朱熹很痛快地答应了。

如此,便有了那场著名的鹅湖之会。那次辩论,吕祖谦的愿望并没有实现。会上,双方各执己见,互不相让,不欢而散。会后,朱熹批评陆学为“禅学”,陆九渊则指责朱学支离。

不过,毕竟朱陆二人皆为大儒,又均尊崇孔孟,理念上的分歧、“鹅湖之辩”导致的不欢而散,并不至于让彼此交恶。果然,二人此后书信互寄又铅山再会,虽谈不上关系变得有多融洽,却也渐渐生出相互怜惜之情。

淳熙八年(1181年)二月,陆九渊出现在由朱熹主持重修而成的白鹿洞书院内。他的到来,让朱熹很是欣喜。二人携众弟子茗茶落星墩、泛舟落星湖,在二月的春光里留下一段令人艳羡的佳话。

朱熹问:“自有宇宙以来,已有此溪山,还有此佳客否?”

陆九渊答:“宇宙无穷,佳客无数,只是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!”

正是,溪山常在,佳客难逢,闲人更不易得。这一问一答,让二人更是惺惺惜惜。二月十二日,陆九渊在书院开讲,所讲为《论语》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一章。陆九渊认为“辨义利”首要在“辨志”,在端正学习的动机。守义也好,逐利也罢,舍利取义也好,见利忘义也罢,其根本在于志向之别。陆九渊对书院学生们说:“人之所喻由其所学,所习由其所志。志乎义,则所习者必在于义,所习在义,斯喻于义也。”朱熹听完,深感其然,便请陆九渊之讲义刻制成碑,又在文后题跋称当时之“听者莫不悚然心动”。

这便是许子伟当年在明伦堂所见《二贤洞教》碑的前尘往事。

如此看来,朱陆二人由为学理念的不同而于鹅湖产生的“不欢”,因治学路径的不同而引发的相互指责,似乎在这白鹿洞

逐渐消弭。其实不然,在此之后,“朱陆之辨”逐渐演变为“门户之争”,并由此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角力。曾在白鹿洞书院主讲的王阳明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,他由朱转陆,称“濂溪、明道之后还是象山”,将朱熹排除在道统之外;他说陆九渊“于学问头脑处见得直截分明”“真有以接孟子之传”,转而批评朱学不穷理于心而求于外物,是“少头脑”,是支离。正德十三年(1518年),他将《大学》古本刊于白鹿洞,并在其亲自撰写的《序》中明确批评朱熹调整《大学》分章、擅为古本补阙的做法割裂了《大学》原本逻辑,导致圣人本意失真。这是王阳明向朱熹发起的正式挑战,也是“朱陆之辨”的延伸与深化。

### 朱陆殊途同归

许子伟站在《二贤洞教》碑前良久,回味这场自宋至明延宕四百多年的思想角力,陆九渊、朱熹等先贤的身影在他眼前一遍遍闪过,他们相互争辩又相互启发。他自己仿佛也身在其中,一次次被说服,又一次次生发质疑,同时,也让他对“朱陆之辨”有了新的认识。他将所得写成一记,并与洞主何端瑞商议,出资在文会堂后山新建一“喻义亭”,匾之曰“朱陆同然”。

他的观点很快引起了书院诸生的讨论,毕竟这对于持续已百年且愈演愈烈的“朱陆之辨”,实在是有些新奇。于是,许子伟便将记中所写讲与诸生。他说,此番入住白鹿洞,读《二贤洞教》碑,及朱陆往事,便对“朱陆之辨”有了新的认识。过去总说陆九渊注重“尊德性”,朱熹注重“道问学”,其门徒党羽也就由此分门别户、相互攻讦;今日读完陆子关于“义利之辨”的讲义与朱子为其所题之跋,我陡然醒悟。仅就“义利之辨”一章而论,朱陆二人皆尊孔孟,皆为道统传人,同源同根,怎会竟成水火对立之势?再看二贤著作,陆子未尝不“道学问”,朱子也未尝不“尊德性”,各有侧重而已;再比较二贤关于“无极”与“太极”的论辩文章,其分歧只在二人于一时对某一章句理解上的偏差而已,最终不都统一到“太极”之上了吗?如此,怎能不说“朱陆同然”?

接着,他说到“切己”功夫:读完《二贤洞教》碑,看二贤对于“义利”的理解,我其实是有些伤感的。当下风气渐恶,追名逐利的习气已渗入世人肌肤骨髓,与圣人所主张的“喻于义”早已背道而驰;我自己也是如此,从前在朝堂中总难去除功利之心,总不能避免算计得失。如今,入了这白鹿洞,才终于明白,只有离了“利”,才能靠近“义”,只有“知返”才不至于白走那段迷途;于是,我告诫自己,也希望与诸位同勉,往后来必要“慎独以修己,絜矩以修人”。

与众人聊罢,洞主何端瑞便将这《喻义亭朱陆同然说》刊刻为碑,立于将要建成的“喻义亭”内,以供世人论辩。

入书院十日,许子伟便启程南归了。他由鄱阳入长江,溯江而上,越过赣州,再由梅关古道入广州至徐闻海安,如此辗转,待回到家时,该是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的年末了。

(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)

史籍典故录

### 萧萧竹中听民声

■ 胡晓艺

竹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,尧舜时代即有娥皇女英泪洒潇湘竹的故事。竹由于其体态修长,成为文人雅士喜悦的植物,是高洁独立的代表。《庄子·秋水》“非梧桐不止,非练实不食,非醴泉不饮”中的“练实”即竹子所结的笋。魏晋时期“竹林七贤”在竹林间清谈,竹不仅是其背景与环境,也是七子孤洁人格的象征,构成天人一体的风景。

在佛教进入中国后,竹被赋予了新的哲学意涵。禅宗诸师对“青青翠竹,尽是法身;郁郁黄花,无非般若”的论述,“落花随水去,修竹引风来”的诗句比比皆是,竹成为“触着便是”、随处指点的指月之“指”,表达佛性遍在,反映“无情有性”说的发展历程,也投射了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历程。但佛教之竹毕竟是以竹喻指佛性,人们见竹不见人,亦非真正见竹,竹是一种空灵之物。

宋世以后,道学家们在吸收借鉴释道思想的基础上,重新将竹纳入实有其物的儒家精神世界之中,竹成为平民之竹、日常之竹、合理之竹。我们熟悉朱熹爱教人“格竹”,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评价朱子道学的精神为“洁修”“刚直”“矫激”,亦都是竹的特性,从佛家“修竹引风来”的空灵,转向儒家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君子品格。竹也成为中华君子文化的化身。

松竹对照,虽都为经冬傲霜的象征,但联系中又有区别。就汉语文字的象征性而言,“松”有“公”意,而“竹”有“个个”之意,这符合松之高大荫蔽而竹之修长节节之物理之貌,而由此反观朱熹、王阳明“格竹”之意还能获得新的体会。朱子强调工夫的重点在通过格物,看到物物的道体细密处,一物一物格,体会分殊中的天理一贯,体贴物理以正“己”意,最后反观人意,见得天理在心;阳明说“心即理”“致良知”,强调内心本有良知良善之情,只要发显开去,便可直接感知外物、通达天地。阳明有著名的“南镇观花”的说法,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;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,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”,一己之情发显出来直接感知外物,良知使得外物“明白起来”,是花是草是竹均不重要,“物”的“明白”根本是“人”的存在。“吾心即是宇宙”,心外无物即是象山(陆九渊)“白心即是宇宙”,只要良知发显开去,指向万物便直达致心体,而不需一物一物“格”去。朱子格竹以“理”的方式分辨形上的物理世界,阳明格竹以“感”的方式直入本体存在的意义世界,理路虽有不同,但都是中华哲理之精髓与民族精神之瑰宝。

东坡一生爱竹,贬谪海南期间,也常以竹为伴,借竹的品格自勉。《赠子由弟·紫竹》诗“西南月上浮云散,轩槛凉生竹影斜。坐客无毡醉不知,先生独爱青琅玕”,直接抒发对竹的偏爱,直抒逆境中的从容与坚守。《竹枝词二首·其二》“岭上晴云披絮帽,树头初日挂铜钲。野桃含笑竹篱短,溪柳自摇沙水清”,勾勒出乡村竹篱的朴素模样,与野桃、溪柳相映,自成一派安贫乐道、豁达乐观的心境。《种竹》残句“我昔少年时,种竹满庭隅。如今海南住,种竹亦不殊”,直白真挚,无论身处何地,对竹的喜爱始终未变,正是东坡坚守本心的精神写照。

从先秦“潇潇泪洒”的纤弱气,到佛教“青青翠竹”的法性身,再到文人苏东坡的“竹杖芒鞋”,任平生烟雨,以及郑板桥的“立根破岩”,任八方之风,竹的顽强而潇洒,在生活中自得其乐的形象,也成为士子、官吏体察民间疾苦、表达儒慕之情的象征。

“衙斋卧听萧萧竹,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郑板桥的这首竹诗,意在阐明无论官职大小,为官一任,便要造福一方,将百姓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,郑板桥在潍县任职的七年中,有五年都曾发生旱灾、蝗灾或水灾,民生凋敝,哀鸿遍野。他一面向朝廷据实禀报,请求赈济;一面又以工代赈,兴修城池道路,招引远近饥民赴工就食。《论语》中孔子曾说“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,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。”君子不在官职“些小”,而在情怀之大。郑板桥官位虽然不高,后世所熟悉的也是作为画家的郑板桥,但其体恤民间冷暖之心,天地可鉴,时人可知。

(作者系哲学博士,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讲师)

文苑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# “诗肠涤垢”东坡井

■ 韩国强

苏东坡足迹遍布大江南北,曾开凿不少惠民的东坡井,如黄州罗田东坡井、惠州白鹤峰东坡井、合浦东坡井、常州藤花旧馆东坡井和儋州东坡井等。

苏东坡谪居儋州时,一度遇到重重困难,“此间食无肉,病无药,居无室,冬无炭,夏无寒泉”“百井皆咸”。“百井皆咸”涉及饮水安全,于是,他带领百姓在城南凿井,以利民生。

东坡井遗迹旁,树立着清代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的《重修东坡井序》碑刻。碑文称该井“凿自公手”,明确东坡井为苏东坡所凿;“水俗清冽”,描写井水清澈甘甜;“从汲者取;王雱老叟”,记述东坡与儋州友人王雱等井水烹茶的乐趣;“先分一勺,诗肠涤垢;用足千瓶,松乔比寿”,极言

井水能涤垢诗肠,常饮井水,像仙人赤松子与王乔般长寿。

东坡井经历千年日晒雨淋,如今风采依旧。

清代儋州学正文冠斗《坡井》诗写道:“州城四面井常多,其若西南一井何。不用追欢寻北海,能令带渴想东坡。近连洋井源流活,远比廉泉味更和。识得伏流长湛寂,岂随人世竞风波。”诗热情讴歌东坡井,抒发敬仰东坡“以民为本”思想的情怀。

热爱东坡的人,到儋州必然瞻仰东坡井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郭沫若寻访东坡井,在东坡井边徘徊,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,捧起井水,饮了几口;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到儋州拜谒东坡井,也喝了井水;美国汉



修缮后的儋州东坡井。钟高强 摄

学家比尔·波特近年来在神州大地追寻东坡踪迹,也曾到儋州东坡井察看井水……

东坡井坐落于儋州中和古城南隅,千百年来,看日出日落,风云变幻。2019年,儋州东坡井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2024年冬,为了迎接中国(海南)第二届东坡文化旅游大会在儋州召开,儋州市政府决定修缮东坡井及整治周边环境。

修缮后的东坡井风貌焕然一新:井沿及内壁表面光滑,井底淤积后井水清澈见底,井周围栏用玄武岩砌筑,重新描红的《重建东坡井序》醒目典雅,新种的枇杷树、凤凰树、木棉树巍然屹立,新建的六角亭造型古朴,亭匾“思源亭”三个大字引人注目,令人深思。